

每個世代都有屬於自己的美麗與哀愁！面臨愈來愈沉重的競爭壓力，六、七年級世代雖常流露不知所措的脆弱與迷惘，但他們已逐漸展現突圍而出的創意與能力。請不要再叫新世代「草莓族」，他們需要的不是負面標籤，而是更多支持與鼓勵。

根據本報最新民調，二十歲至三十歲的年輕人，只有四成九可以接受「草莓族」稱呼，無法接受者達到四成三。本報「台灣希望二〇〇八——年輕人的困境與未來」專題中，部分新世代強調自己是打死不退的「蟑螂族」，不管大環境如何不景氣都可以死撐著；更有得到國際研究大獎的新世代挑明：「怎麼唱衰七年級都沒用，以後還是我們當家！」

事實上，六、七年級世代正處於「雙城記」所描繪的：「這是最好的時代，也是最壞的時代。」他們固然面臨了空前艱難的困境，但也同時掌握了前所未有的機遇。

從年輕人的競爭力來看，本報民調顯示，高達六成年輕人認為台灣大專教育沒有競爭力，三成九年輕人認為自己競爭力不如中國年輕人（僅三成五認為較具競爭力），四成六年輕人則認為競爭力不如新加坡、香港、韓國等鄰近國家新生代（僅二成五認為較有競爭力），這種心理感受當然是一種警訊與危機。

再來看年輕人的貧窮化問題，根據主計處資料，去年社會新鮮人起薪比九年前還低；截至九月為止，今年青年失業率為整體失業率的兩倍，推估大專應屆畢業生每二·五人就有一人失業；不少私立大學學生念書時背負就學貸款，還沒出社會已負債累累；不少社會新鮮人入不敷出，更成為薪水月底花光的「月光族」。

然而，新世代並不膽怯。勞委會去年調查，高達四成八的台灣青年願意到海外工作。走進全東南亞最大的台中職訓中心，許多年輕人打算學得一技之長後進軍大陸。不少新世代更未雨綢繆，努力考上各類專業國際證照，好讓自己「一照在手，走遍天下」，未來的路更加寬廣。

此外，愈來愈多職場研究顯示，電腦、MSN的普及，以及小家庭生長環境，雖讓許多七年級生缺乏與人溝通的能力，相對自私與不合群，對於雇主的要求更無所適從；但多數雇主也認為，具備電腦資訊技能、蒐集資訊能力，加上願意學習新事物、有創新企圖心、充滿活力，都是七年級生在就業上很大的優勢。

在社會快速變遷下，年輕人的夢想與價值觀也已出現大幅改變。掀起風潮的電影《練習曲》中，一個聽障青年騎單車環繞台灣一圈，感動了許多人的心靈。很多人開始領悟：「有些事現在不做，一輩子都不會做了。」年輕人更提醒自己趕快圓夢。大專校園裡，過去引領風騷的學運社團早已退燒，取而代之的是實用技能與休閒社團。台大最「夯」的「蛋糕製作研習社」，今年入社的社員，還得從兩百人中抽籤選出八十位「幸運兒」。不少入社的台大高材生希望及早培養不同興趣，好讓未來在工作之外，能以「樂活」、「慢活」重新思考生活的本質。

網路時代的興起，則讓許多年輕人將網路視為實現夢想的「聖地」。新世代外語與創新能力的提升，更形同裝上一對強而有力的翅膀，協助他們在各領域展露頭角，在國內獨立創業殺出血路，並勇闖海外市場大放異彩。我們必須指出，青年議題包羅萬象，偏遠地區與少數族群青年立足點不平等、嚴重缺乏資源等重大困境，仍需要公部門擬定正確對策、投入更多資源解決，社會各界也應該對這些弱勢青年付出更多關懷。所幸網路時代已經降低年輕人突圍而出的門檻，從城市到鄉村的年輕世代，不論主客觀條件優劣，都已經有更多機會找到生命的出路。

無論如何，屬於新世代的命題與挑戰，終究必須由新世代自己探索完成。面臨當前困局與機遇，習慣使用「火星文」的「冏世代」即使撞得頭破血流，也是屬於自己的美麗與哀愁。讓我們一起丟掉「草莓族」刻板印象，鼓勵新世代用自己的方式昂揚前進！

【回響】用心拚經濟 讓冏世代展笑顏 詹正田

Orz、冏(ㄐㄨㄛˊ)、夯……，這些網路世代的什麼星球用語，老實說，我並不是很懂，雖然常有年輕人解釋給我聽，也總是聽過就忘。

這或許就是世代差異吧。

中國時報「台灣希望二〇〇八」系列專題，周(十九日)一的主題是「年輕人的困境與未來」。相較於我成長的那個年代，現今的年輕人是生活在資源不虞匱乏的時代，然而，比起我小時候的「無憂無慮」，現在的年輕人反而是處在「愁眉苦臉」的境況，套句報導中的用語，就是「冏」。

這讓我想到前些日子看到一則報導指出，韓國二十多歲的年輕人間也出現「三明治」的現象，意指夾在氣勢洶湧、充滿朝氣的十多歲和展示旺盛活力的三十多歲之間，這也讓二十多歲的韓國年輕人多數都無精打采。

韓國的三明治一代，其實，就像是台灣的冏世代。年輕一代在社會上陷入困境，追根究底是與就業有關。撇開韓國的情形，台灣近幾年來，青年就業率是逐年降低，大學畢業即失業幾乎成為是「鐵律」。年輕人在經濟上不能獨立，在社會上就要看別人的臉色，面對別人的臉色，年輕人也只能擺出「冏」的表情。

青年失業率逐年增加，究其原因與整個經濟大環境不佳有關，原因在過去幾周的系列報導中已多有討論，不再贅述。

可喜的是，在困境中，還是看到年輕人的活力，特別是在網絡世界裡年輕人就是主力；報導中就有不少靠著點子，勇闖網路創業，也有不少人是帶著夢想在世界各地做志工，在走向世界看見自我的同時，也讓世界看見台灣。

所以，年輕人的潛力其實是無窮的，若是能夠解決青年就業問題，年輕一輩就不會是無精打采的「冏世代」，而是會成為社會、文化的動力。

只是，要讓「冏世代」展笑顏、有活力，為政者真的是必須要用心「拚經濟」。

(本文作者為台灣區人造纖維公會監事會召集人)

年輕世代，勇敢走出藍綠！ 管中祥

根據日前中國時報的調查，有四成三的年輕人無法接受「草莓族」的稱呼，這個結果和我在大學課堂上作的調查十分相似，即使有學生同意，多半也是有條件接受。

在傳播媒體的渲染下，「草莓族」不僅和「七年級生」畫上等號，也充滿著「抗壓性低」、「敗家」、「月光族」意味的偏見。不過，「一樣米養百樣人」，就算是類似生命經驗的世代，也是由千千萬萬的殊異個體所組成，可惜的是，傳播媒體卻總是為了便利操作與行銷，簡化了世代的豐富面貌，同時卻也刻板化，甚或污名化了社會群體。

這種現象不只發生在「七年級」的標籤上，步入中年的「五年級生」在年輕時，也有個「X世代」的稱呼。當時的媒體就指出「X世代」的特徵是「追求享樂主義的消費者，比較沒有責任感，也缺乏自信，不知道生活目標是什麼。」這種說法和「草莓族」並沒有兩樣。吊詭的是，如今把「七年級」

標籤化的推手，卻是當年「X世代」。這種詭異的命名與詮釋，不只是「世代」的差別，還反應了「五年級」與「七年級」權力差異。

對於七年級的刻板印象，除了「草莓族」，另一種看法則是「現在的年輕人對公共事務越來越不關心」，但，現在的年輕人真的比較不關心公共事務嗎？

即使是八〇年代中期，社會運動風起雲湧，或者是「三月學運」，投入社會運動的學生和現在一樣都是少數人。然而，現今許多學生投入社會改革的精神與努力，反而召喚出許多學運世代曾有熱情。例如，今年四月，學術界發起百人集資刊登支持「樂生保留運動」廣告的活動中，就有不少的大學教師受到青年學生的感動而起身行動。

事實上，包括「青年樂生聯盟」、「傳播學生鬥陣」、「青年勞動九五聯盟」一個個以青年學生為主體運動團體，以及，許許多多投入「社區」、「勞工」、「性別」、「教育」、「文化」、「階級」、「反全球化」等社會運動的年輕人，早就成為台灣社會改革的新生力量。他們不像過去的學運世代有著引領風騷的明星學生，也不像過去的學生運動，相當程度地將社會進步的力量寄望於政黨輪替，相反的，在政黨輪替後，更看清楚「藍綠」政治的不可信，改革的矛頭不再只指向「政治」的翻轉，更紮根到社會的不同領域。

這種社會參與，有別於過去救國團或宗教式的社會救助與社會服務，而是強調基進的社會改革與制度性的主張，透過實踐式的抗爭行動，以及身心參與的勞動過程，展現社會的新興力量，這種態度與精神恐怕是「草莓族」難以達成的。

即使如此，願意投入社會改革的年輕人仍舊是少數。每個世代都有不同的處境與問題，但世代面對問題的態度與能力，往往會受到所處時代限制，政治、經濟、文化體系不僅養成了我們的能力，也限制了我們的行動。就好比威權時代，「不要碰政治」是許多人的「家訓」，包括二二八事件、白色恐怖，諸多的高壓統治經驗，讓人們對「政治」噤聲失語，年輕人遠離政治似乎是理所當然。然而，何以如今社會開放，願意投入社會參與的年輕人仍然有限？

其實，在大學生進入大學之前，許多的人生目標就被現有的社會價值限定了，從小到大充滿功利與競爭的升學競賽窄化了我們的視野，也限制了我們努力的方向。近幾年教育商品化與高學費政策，不僅影響了教育品質，也剝奪了學生知識學習，以及了解社會、參與社會的空間。許多學生考上大學，在學費的壓力下，成了「窮忙族」，排擠了上課的時間，最後成了沒賺到錢，也沒有學到東西的「兩光族」這種現象在私立學校尤為明顯。

在招生的競爭壓力下，大學新開設的系所，越來越偏向實用學門。而畢業前的就業輔導與就業博覽會，邀請的多是大型廠商或明星公司，很少邀請 NGO 或公民團體到校作為學生未來就業的參考。大學教育越來越功利導向、市場導向、商品導向，越來越少提供人文思惟，或協助學生接觸不同的社會群體，學習不同的生活價值，這恐怕是較少年輕人參與公共事務的重要原因吧。

（作者為世新大學廣電系助理教授，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董事長）

蔡康永：磨利眼光 才看得清世界

張士達／專訪

本報「台灣希望 2008—年輕人的困境與未來」專題刊出後，時常與年輕人接觸的知名節目主持人蔡康永建議，新世代每日沉溺於網路世界之餘，不要忘了儲備足夠的眼光來看清這個世界：「培養銳利的目光，自然就可以看到新的機會。」蔡康永認為，台灣的大學多，其實只是個假象，因為老師是學院封閉系統的產物，老師給的東西並不是可以用來看透世界的方法，所有花在學校裡的時間，都不足以讓新世代成為一個更能看清楚世界或看清楚自己的人。

此外，傳統定義裡的工作大部分都不是理想工作，年輕人畢業後只是投入牛圈裡拚命操勞，為老闆賣命，並沒有讓人快樂；如今高失業率若能讓年輕人被迫重新思考，什麼樣的工作才真正適合自己，未嘗沒有另一種刺激作用。

蔡康永表示，網路的確可以讓新世代開拓視野，也可以無遠弗屆地找到其他目光銳利的人來作為自己養分的供應，但同樣也可以讓人沉溺於線上遊戲、MSN、或打屁交友，端看你如何利用這樣的資源。因此他建議年輕人，不要只是消極地接受訊息，而要進一步去思考背後的結構與真相。就像許多年輕觀眾看電視只注意好不好笑，卻渾然不知在這背後，節目品質根本不是重點，廣告才是真正要你看的東西。蔡康永因而警告年輕人：「不要輕易相信媒體餵給你的東西！」

許多年輕人開始放棄傳統生涯思考，轉而追求生活品質，蔡康永對此相當認同。譬如：不一定要買房子，不一定要住在大都會，當你不認為生活應該是個戰場時，這樣的模範角色就可以提供參考。

至於年輕人在M型社會如何脫穎而出，蔡康永提出一個他自己並不認同、卻相當實用的建議：「要賺有錢人的錢，因為他們是站在金字塔頂端的人」，這種市場在台灣、大陸都有很大的發展空間。他直言「也許年輕人需要的是這種建議，比較能讓他們看清楚這個世界。」

蛋糕社最夯 事業、人生皆「樂活」 本報訊

隨著年輕人價值觀不斷改變，過去曾經引領風騷的學運社團早已退燒，取而代之的是實用技能與休閒社團。舉例來說，台大近年最熱門的社團是「蛋糕製作研習社」，而且越來越「夯」，不是想進就進得了。今年入社的社員，還得從兩百人中抽籤選出八十位「幸運兒」。

蛋糕社社長、哲學系二年級的邱宥達，建中畢業後想進台大的原因，就是因為台大有個知名的蛋糕社。他的最大夢想，是畢業後出國深造繼續學做甜點、然後自己獨立開店。社員中更有近半數都想去考丙級廚師證照，發展更實用的專長。

機械系二年級的劉智文，加入蛋糕社則有不同動機。機械工程師是未來堪稱穩定的出路，但他並不想重複父母半生忙碌賺錢、回家後只會看電視的無趣生命模式。劉智文想要及早培養其他興趣，好讓未來在認真工作之外，能以「樂活」、「慢活」重新思考生活的本質與態度。

在此同時，越來越多年輕人不甘依賴家人，不願成為仰人鼻息的上班族，寧可冒險投資開店，不論成敗至少都操在自己手裡。台北紅樓劇場旁「小熊村咖啡館」的老闆王文廷，就這樣意外催生了一個國際知名的同志空間。

身為同志的王文廷，從小就希望將來開家咖啡館，作為讓同志好友們自在相聚的地方。兩年前，他從加盟開始練習，卻把跟父母借來的錢都陪光了，他不死心地決定再給自己一次機會，抱著「三十歲前若沒成功，就一輩子當別人雇員」的決心。去年三月，在母親「再開店就斷絕母子關係」的威脅聲中，他在當時因規劃失敗而宛如死城的紅樓廣場開了「小熊村」。

「小熊村」靠著同志族群號召，逐漸吸引自己人捧場，然而家人仍不諒解，店開了半年，母親都沒來看過，王文廷很難過，但只能以實際行動作出成績。去年秋天，母親因到西區參加倒扁運動順道造訪，才發現「小熊村」真的成功了。

現在，紅樓廣場上越來越多的同志咖啡廳如雨後春筍，每到周末夜晚就湧入上千名同志。這一切，都從一個年輕人不甘做上班族的開咖啡廳夢想開始。

